

纪念

一代人的爱憎与追求

——送别丁宁、江波夫妇

□胡可

丁宁、江波作为优秀的文化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根据地... 丁宁作为孩子剧团的导演,江波作为亲历济南、鲁中、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战役的随军记者...

离休后的日子,江波多在病中,因而与丁宁同志交往更多些。作为经历过新中国文学界风波的老人,很愿听她谈些当年“运动”的内情...

我同他们夫妻相识较晚。作为早期的作协会员,虽然在有些会议上常见

言、为陈孟君同志创作的抗美援朝小说删改并推荐出版的事,则少有人知。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作为年轻的剧作者曾被丁玲同志召去,同南京军区的作者一起讨论《胜利渡长江》的剧本创作...

文章最后写道:“一个伟大的人生,她的变化,她的魅力,就在于由屈辱和伟大、黑暗和光明构成的。丁玲之所以重新获得辉煌的生命,就是她敢于献出生命跨出黑暗的门槛,甩开了屈辱,屈辱已化为烟云,黑暗转为光明,那个伟大的生命,更显得伟大,她已寄存在千千万万的记忆里而成为永恒。”这段话表达了众多文学工作者的心声。

丁宁同志这篇文章中记载的许多事,都是我们大家已经知道的,有些会议也是我曾参加过的,文章中提到的有些同志也是我认识的或接触过的,他们的言谈、风采,在不同场合的表现,至今仍留有印象。许多同志深思熟虑的发言使我受益,一些同志言不由衷的表态也能使我理解,这些都已成为历史,而过去不太在意的,今天却觉得特别可贵...

我之见

德国印象

□李雷明

金秋时节,因工作关系去了一趟德国。深秋的柏林已略感寒意,在冷月高悬的午夜,我们入住酒店。从北京到柏林十几个小时飞行,身体已很疲惫,再加上时差的原因,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于是起身下楼到外面呼吸一下久违的清新空气...

在柏林的公务活动,主要集中在洪堡大学。据介绍,洪堡大学大概已有一二百年历史,它建在柏林市中心地带。一条很宽的街道把学校一分为二,成为南北两个校区。整个学校建筑风格基本是欧洲传统哥特式的。我们学习的地点在北校区。北校区临街,无围墙,无人阻拦,自由出入,它与周边的建筑融为一体,如果不是随行翻译的提示,习惯了围墙的我们很难辨别出这是一所大学的。随着了解的深入,更让我意外的是这所学校在百年间培养出两位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且均出自自然科学和医学...

陪同我们的翻译,是一个在德国娶妻生子生活了近20年的中国人,他亲身经历了这个阶段德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心理变化,对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性格理解深刻。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能客观反映这两者间微妙心态的事例。上个世纪初,也就是两德统一之后,他太太一家人生活在卢森堡。那时,太太的父亲是一名欧盟外交官,母亲则是一名美国作家,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太太在用德语问路或买东西时,经常会碰到卢森堡人冷漠的拒绝和异样的眼神...

土地与生长

姐弟坡

□陈巧莉

回到东岭村,总要先上一个坡,坡的名儿叫“卷门头岭”,我和小弟却唤它“姐弟坡”。那是一条通进村子的宽宽的土坡,坡两边是长满狼衣和松木的矮山,坡顶那段,大树成荫将它盖得密密实实。夏天的午后,村东头的老人们三三两两手摇蒲扇来到姐弟坡乘凉,还有吃罢午饭扛着锄头准备继续下地干农活的男男女女们,在路过姐弟坡时,也总要停下来先坐一坐、聊一聊。到傍晚时分,姐弟坡上总会现出一两张陌生的脸,那一准就是来收购茶叶或茉莉花的生意人。

我和小弟都在另一个村子上小学。冬天,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结伴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时,总是拉着衣领瑟瑟发抖,但只要远远地望见我们的姐弟坡,我们俩总能乐得加快脚步。因为翻过那个坡,我们就到家了。

冷冬一来,村里的一些妇女闲着没事,就常在坡上等,等她们的娃儿们放学回家。那时,她们手里或者拿一个烤好的土豆,或者拿两个煮熟的山芋,无论她们拿的是土豆还是山芋,无论她们将东西用白纱巾包裹得多么严实,它们还是在大冬天里冒着腾腾的热气。这让我和小弟羡慕不已。看着她们小心翼翼地解开白纱巾将冒着热气的甜食送到娃儿们的嘴里时,总有一些热气从娃儿们的嘴角溜出来,空气里瞬间飘起薄雾,那是姐弟坡上最美的风景。

我和小弟总等不来属于我们的那道风景。父亲在县城的交管局工作,母亲要强,留守在东岭的她是个大忙人,一个人包干了几家人才干得完的农活,春养蚕、夏摘瓜、秋收甘蔗、冬喂鱼虾,那满片的竹林、满片的谷稻、满片的瓜果、满片的池塘都归母亲劳作。我和小弟都知道,冬天再冷,我们的母亲都不可能坐在姐弟坡上等着我们。但很多时候,我和小弟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在姐弟坡上看到母亲等待的身影,哪怕那时她手里没有我们渴望的冒着腾腾热气的东西。

在东岭的那些年,是我和小弟的童年。春天里,我们跟着母亲走过姐弟坡去采摘桑叶,夜临睡前,我们总爱一起静静地听一听春蚕啃吃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夏天里,我们把暑假作业放到一边,顶着母亲的草帽走过姐弟坡,去滚烫的地里摘成片的茉莉花;秋天里,我们在甘蔗林里穿行,直到回来走在姐弟坡上



乡村童年 王茂飞作

时,发现我们的脸上、手上都留下了被甘蔗叶子划破的血迹;冬天里,我们走过姐弟坡,蜷缩在母亲的怀里一起守着那片养满鱼蟹的池塘,听北风呼呼地从茅草屋外刮过。日子就这样静静地流淌,我和小弟像村子里的其他人一样,每天都会从姐弟坡上走过。可有一天,姐弟坡上出现了令人害怕的一幕。村子里有个叫贵标的年轻人死了,他是在背着电瓶在河里触电淹死的。死了的贵标身上盖着草席子,一早就被放在了姐弟坡最低的那个角。那个角上站着几株粗壮的苦楝树,每逢10月,它们总会结出一颗颗圆滚滚的苦楝果子。冬天的深夜,忙完活儿的母亲也曾趁着我小弟熟睡后,将我们捡来的苦楝果子混着黄豆子一起炒了给我们带到学校当零食吃。苦楝果子苦,没有同学愿意吃,但它却是我小弟藏在衣服口袋里的美食。那个清晨从姐弟坡上走过时,看见了那一处被放在木板上的草席子,朝外的一头露出两只粗布鞋子,一旁还点着两支白蜡烛。我下意识拉上小弟就往前跑。那一天在学校里,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在姐弟坡上看到的那一幕,我越想越害怕,悄悄地把这事告诉了同桌。同桌听后露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对我说:“胆小鬼,不就是个死人吗,有什么可怕的!”可我却听到他说“死人”两个字时吓得快丢了魂。那天放学后,天像变戏法似的,黑得特别快。我拉着小弟的手,紧紧地跟在比我们大的同村伙伴后面,看见他们跑,他们也跑,可他们像发现了什么,最后越跑越快,直到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头。等我们快到姐弟坡时,天已越发黑了。远远的,我们就听见了飘忽起伏的哭声。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复着“死人”两个字,腿突然就软得迈不开步。这时,小我两岁的小弟突然哭了起来,小弟的哭声反倒让我找回了一点勇气。我一边小声地哄着他,一边拉紧他的手慢慢走。长着苦楝树的那个角上,聚着几个正在哭的人。我不敢往那边看,我的眼睛使劲儿看着坡顶。那几儿约站着一个,慢慢向我们靠近,竟是我们的母亲。小弟认出母亲时,便“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张开手臂,一边一个圈着我小弟往家走。那时,母亲看不见我眼里的泪。多少次,我和小弟都曾一起悄悄地幻想过母亲会像今天这样在姐弟坡上等着我们回家。自贵标的事后,姐弟坡那个苦楝树一角,就仿佛成了一些远去的人到另一个世界时的通道。但凡那个时候,母亲总会在姐弟坡上等着我们。母亲说,再忙,也要守护好自己的孩子。

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注销公告

当代文坛 2016年第二期要目

滇池 2016年第二期要目

西湖 2016年第二期要目

朔方 2016年第二期要目